

桃源般的虹庐

□安殷

胡姐的虹庐，我去过很多次，每次都流连忘返。

成为虹庐之前，这里是曹家大院，有点杂乱。几年前胡姐退休，有了时间，她花了大功夫来改造院子，自己设计，请人施工，建成后取名为虹庐。这个院子，远远超过了街道美丽庭院的评选标准。靠墙的地方，造了两间平房，屋檐下放了几个大水缸，可以承接雨水，以便浇灌花木。院内用石板和青砖铺了两条小路，剩下的地方都交给了花草树木。

大树不多，有樱桃树、桃树和柿子树。几处围墙下，种了一圈修长的雷竹。灌木有木槿、腊梅、茶花、杜鹃、金桔树、绣球等，不同时间里绽放。胡姐喜欢木槿花，花开在夏天，很质朴，她有一本散文集，书名是《木槿花开》。

除了一小块菜地，剩余的空地上，胡姐大多种上了月季花。我没数过，一百株应该是有的。月季的品种有很多，一半种在泥土里，一半种在花盆中。胡姐自己扦插月季，存活了很多株，是春天的主打花卉。看她的微信，我认识了很多月季品种，比如花型硕大的真宙、颜色多变的真彩、梦幻般的蓝月石，红黄相间的二乔。温柔的朱丽叶、少女一样娇羞的粉色龙沙宝石、粉色达芬奇、清新的蜜桃雪山，都是粉色系；轻盈多瓣的六翼天使、香槟色的那不勒斯、邻家女孩般的藤小伊、高雅的瑞典女王、摩登妩媚的艾莎、紫蓝色的蓝色风暴、柔软的蓝色阴雨、惆怅的乡愁、纯白的心之水滴，颜色各异；甜蜜的果汁阳台、仙女般的康斯坦茨、大红的红色直觉、攀爬的红木香、耀眼的佛罗伦蒂娜，这些都是红色系列。四月开始，是它们展示魅力的时间。即便到了12月末，还有不少月季花开着。

两个大盆中，设有架子，可供铁线莲攀爬，胡姐介绍说，一盆叫“大河”，一盆叫

“魔法喷泉”。院内的攀沿植物，还有蔷薇、蓝雪花、风车茉莉、喷雪花、牵牛花。窗台和木架上放了几十盆多肉，我叫不上名字，都长得非常壮实。虹庐是风水宝地，啥都能长得很好。

茶室前面挖了一个水池，呈不规则的圆形，四周用石块垒成。水池前方有一个仿造的瀑布，用几个石磨组成，水泵抽水到顶部，顺流到池子后，可循环使用。池中有碧绿的水藻，点缀着几株菖蒲，中间游弋着七八尾的锦鲤，灵动自在。细看水中，还要一群小鱼，胡姐说这些鱼是自己生出来的。

虹庐有一狗一猫，叫小狼和小虎，我称之为双黄。虹庐原来只有一条土狗，皮毛黄色，名为小狼，性情温顺。看到我们这些常去的客人，它摇头晃脑，在身边走来走去，很是亲近，深得众人的喜欢。诗人叶海写过一首诗，名为《要养条土狗，取名小狼》。小狼没有拴绳，可以自由出入院子。四月份有次跟着胡姐的车子跑出去，在外面走失了，急得胡姐满大街地寻找，以为再也回不来了。在离家20个小时后，胡姐终于在街头找回了它，算是虚惊一场。

年末时，院内来了一只大黄猫，胡姐喂了它几次，

就恋着不走了。晚上睡在硬纸板上，胡姐觉得可怜，给它配了沙发软床，更不愿走了，从此成为虹庐的新成员。它原来是有主人的，会撒娇，会黏人，会展露肚皮给人看，喜欢有人撸它的毛。小狼开始冲着猫大叫，看到胡姐喂它，也就默认了新成员。但还是会妒忌，尤其是撸猫的时候，小狼也会在你身边蹭来蹭去，也要你给它摸摸头、撸撸毛才肯罢休。因毛色和小狼相近，胡姐给猫取名为小虎，自嘲虹庐成了“虎狼之地”。

胡姐说，住在虹庐里是一种幸福。对我来说，能常去几趟虹庐，就是小确幸。因为，那里能满足我对院子的全部期望。

这里是雅居，当然有雅聚，是文社和诗会的常聚地。春天里我们在这里聚会，畅谈童老师的长篇散文《纸船》，大家酒酣兴浓。我曾写过一首《惜春令》：

三月虹庐和煦风。轻拨动、悦耳铜铃。

锦鲤池中藏绿藻，房内蕙香浓。

兴起杯盘空。乘酣酒，谈笑高声。

几盏白茶汤转淡，天晚见苍穹。

诗意的盎然

这一年

□施群妹

每年收起旧台历时，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的时候，脑海中这一年的经历，就如电脑重新打开了。

去年初茫然由文友介绍加入诗词公益课堂学习格律诗的写作，从刚开始被平平仄仄、押韵束缚，痛苦到写几行字头也会裂开的状态，到现在能从容地写出格律诗，中间的心酸只有真正参加学习的人才能体会到。记得当时我苦思冥想写道：“黄生功课累，笨妇赋词疲。素简无文字，闲听半日诗。”可谓道尽心酸。

但从此，我的生活好像打开了一扇窗，窗里总能照见一些阳光。以前，不管收到任何文学杂志，古诗词那栏目的内容，我是不看的。偶尔撞见，心里会暗暗说一句：作者是怎么写出来的，太厉害了，我咋就看不懂？解锁古诗词写作的新技能之后，我接到任何文学刊物，竟先阅读诗词，看作者写的作品中对仗、题目、转承起合、音步等等，不说看出多少名堂，却也津津有味，有时还有余香。看着看着，还看出其中的奥妙，真的是回味无穷。

窗外风景看得多了，难免手痒，有时也会写几首。发给诗友们看看，根据诗友的建议进行修改，自己满意后，放进电脑文档里。文档里的诗词就是一笔珍贵的财富，这一年，财富比以往任何一年积累的都要多。

学会欣赏和写古诗词之后，对于所在工作社区创办的诗社也越发有了感情。如果说，以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，现在是确实实在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了。于是编辑起诗社的刊物《清水湾诗刊》来，已不仅仅是一项工作，更像是自己怀孕待产的孩子。

窗户打开后，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，接触到了许多诗词写作者，也为诗刊约到了高质量的作者。对于今年的诗刊合集，感觉诗作质量比前几年上升了不止一个台阶。

现在来到我们社区，树上挂满了各种树牌，上面写着二十四气节的诗词。这几天挂着：东风吹雨小寒生，杨柳飞花乱晚晴。图书室外面的树上，一晃一晃的是：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。

打开古诗词之窗后，发现我一直喜欢的现代诗，读起来更有味道了。虽然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是不能完全地理解很多大咖的作品，但从现代诗里居然也看出了其中的起承转合。原来现代诗与格律诗是一脉相承的，有异曲同工之处。这算不算是学习新技能后的另一项福利呢？

走出窗外，我找到了兴趣相投的诗友，在这一年的最后两月，我和诗友来了一场现代诗暗联盟。每天互发对方一首现代诗，我从家里写到家外，从城市写到乡村，从坎墩写到周巷，从自己写到农民工。我们互相指正对方诗作存在的问题，并讨论修改。每天都有新收获。这一联盟不要紧，居然写出了以前几年的量，可谓收成颇丰。为了随时随地能写，我还尝试用手机写作，原来手机还有这么多的功能，这是我以前没有发现的。而后，我们又相约收听中国诗歌网的直播，一起学到很多诗歌的知识点。

新年来临之际，与往年一样，元旦用登山的方式来迎接第一缕阳光。不同的是，今年能用诗来表达登山时看到的风景。看着冬天的群山，我的脑子里出现了“山中起晚烟，落叶满坡延。转瞬来丛里，闻声未见天”的诗句，赶紧记录下来。与诗词相识后，每个新年的登山都将充满无限的诗意。

总第7258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